

寻找心的本来

——2009年夏于四祖寺“《坛经》与生活禅”夏令营

济群法师

学习任何一部经典，首先要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。

很多人可能觉得，重点就在于法的本身，在于经教，在于功课。于是乎，每日埋首于经典，精进于禅房，却忽略了自己——这个学法的人。事实上，佛法真正的重点不在别处，正是在于我们自己，在于这个能够闻法、修道、证果的人。

学法，不是为了获得某些知识，而是引导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，改善生命。我们想从轮回中走出，从混乱的凡夫心走出，是需要方法的。这个方法，就是佛陀为我们施设的经教和法门。

所以，祖师将三藏十二部喻为草鞋。乍一听，似乎大不恭敬，其实却一语道出了经教的真正作用。我们知道，穿上草鞋是为了走路。同样，经典也是帮助我们行进在成佛之道的一种方便，一个工具。如果仅仅把研究教理当做目的，就失却经典应有的价值了。

禅宗有部著名的语录，名《指月录》。所谓指月，即以指标月，其目的，是通过手指望见月亮所在。但若执著于手指，甚至将手指当做月亮，那么，不仅会对月亮视而不见，同时也不能正确认识手指。

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也有类似比喻：“如我所说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告诫弟子：我所说的法就像舟楫一样，一旦到达终点，就要弃船登岸，而非死守其中。那样，反将为之所累。经教的作用，也是搭载我们从生死此岸抵达涅槃彼岸。在修学途中，我们不能没有航船，否则就寸步难行。但若执著于此，同样会固步自封，功亏一篑。

面目模糊的主人

所以说，学法的重点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。佛教的一切法门，一切经典，无非是要完成这一任务。这在禅宗表现得尤为突出，禅和子们每天坐在那里干什么？参话头——参念佛是谁，参一念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这是对自己最深层的认识，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式的认识。

我们每天最关心的人是谁？一定是自己。或许有人会说：父母对儿女的关心往往胜过自己。其实，那只是把儿女视为自己的延伸，根源还是在于自己。但我们是否考虑过，究竟什么代表着你？身份代表着你吗？身份是会改变的；相貌代表着你吗？相貌是会衰老的；财富代表着你吗？财富是会增减的；角色代表着你吗？角色是会更换的；名字代表着你吗？名字是能重起的。

如果这些都能代表你的话，父母未生下你之前，你有角色吗？你有相貌吗？你有财富吗？你有名字吗？你有今生执著不舍，视为自己象征的种种东西吗？——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？是否对自己追问过这些？

显然，在我们未出生之前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认定为“我”的种种，不过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些积累，一些暂时现象。换言之，它们是客而不是主，不能真正地代表你。

念头的背后

人活在哪里？其实，并不在我们所以为的现实世界，而是在各自的念头中。所谓念头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想法或心理活动。这些想法一念接着一念，像奔涌的波涛一样，驱使我们去爱，去恨，去忙忙碌碌，去随波逐流。

这些心念从哪里来？就佛法观点来看，心念也是缘起的产物，是往昔生活的积累，《楞严经》称之为“前尘影事”。如果执著于事业，就会时时围绕事业进行思考，日积月累，使相关念头占据内心主导。此外，我们对家庭、感情、权力乃至世间一切的执著，都是这样不断长养而来。

但念头并不是一以贯之的，其中没有必然的连续性。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或事，贪心会随之生起；看到讨厌的人或事，嗔心又会随之生起。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话，这种转换是迅速而又频繁的，可谓念念都是无常，时时随境而转。

那么，在这些接踵而至的念头之间，究竟有没有空隙，有没有间隔呢？其实是有的。只是因为变化太快，所以我们几乎感觉不到。更看不清，在这些不断闪烁的念头之外还有什么。

所以，我们不仅要每个念头的状态了了分明，更要去认识，念头的背后那个究竟是什么？或者说，前念已过、后念未起之间，是什么状态？

妄心的差别

心包含两个层面，一是念头的层面，即佛法所说的妄心；一是念头以外的层面，即与妄心相对的真心。所谓妄，就是身心的虚妄现象。关于此，唯识宗归纳为八识五十一个心所，阐述得极为详尽。八识，为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末那识和阿赖耶识。其中，前六识属于意识范畴，是我们可以感知的。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则属于潜意识范畴，是我们意识不到的心理活动。根据玄奘三藏所传的唯识思想，认为八识都是虚妄的。而按真谛三藏翻译的早期唯识论典，则认为八识有真有妄，在妄心背后，还有真心的存在。

虽然心有真妄两个层面，但凡夫都是活在妄心之中。所以，我们首先要了解现前的心行状态，否则就无法摆脱妄心，甚至会颠倒黑白，认贼为子，就像永嘉禅师在《证道歌》所说的那样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斯心意识。”

进而，则要了解潜意识的部分，这是一切心行活动的源头所在。其中，第七识是凡夫人格建立的基础，它的最大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而第八识的作用在于执持这个生命体，使我们能够说话、走路，能够学习、工作。一旦这个识离开，身体就呜呼哀哉，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了。

唯识宗的修行，主要是从现前的妄心入手，帮助我们认识妄心以及它的种种特征，认清它给生命带来的痛苦和潜在危害。然后，通过闻思修渐次而行，最终转染成净，转识成智。这也是教下修行的常规路线，区别只是见地和修证方法。

现成的觉性

此外，佛教还有关于如来藏的系统，侧重从真心进行阐述。印顺导师曾将大乘佛教分为三系，一是虚妄唯识系，即从妄心着手修行；二是性空唯名系，即了知一切法空无自性；三是真常唯心系，代表经论有《如来藏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等，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需证得这一觉悟本体，便万法具足，无须造作了。

六祖的悟道，也正是因为这种觉性被激发、被开启。《坛经》记载，五祖为传《金刚经》，至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时，六祖言下大悟，彻见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对曰：“何期自性，本自清静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无动摇；何期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

此处所说的自性，即菩提自性。这是生命内在的觉悟本体，是本来清静的。成佛后固然清静无染，即使在现前的凡夫状态，其本质依然是清静而非染污的。就像虚空，虽然云卷云舒，电闪雷鸣，它又何曾有过丝毫改变？

而且，这一自性是我们本自具足，不假外求的。所以修行不是去造飞机，不是去干事业，不是去成就任何外在的什么。因为我们所要证得的佛果是现成的，是圆同太虚而如如不动的，不会随外境的改变而改变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出生万法，显现大千世界的一切现象。当然，这种作用因人而异——于圣者，是妙用；于凡夫，是妄用。

凡圣之别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凡圣之别？为什么佛性本来清静，众生又会有一念不觉，乃至念念不觉？为什么佛性本来具足，我们又会沦为凡夫，流转六道？

须知，众生固然具有本来清静的佛性，但同时还有无始无明。因为这种无明的阻碍，佛性就不能直接产生作用。就像透过哈哈镜呈现的万物，都是被扭曲的，被误读的。同样，当无明遮蔽我们双眼时，一切显现都会因此带上自我的烙印。

众生所具有的佛性，也是透过无明显现的，是虚妄而非真实的作用。佛经中，将之比喻为贫女宝藏。就像名下有着亿万家产却不自知的乞儿一样，还是身无分文地流落街头。如

果我们的自家宝藏得不到开发，也是虽有若无，毫无作用的。

那么，我们就甘于现状吗？就不想找到原本属于我们的宝藏吗？虽然我们现前是凡夫，是无明而颠倒的，但在这个动荡的妄心背后，还有着从未起用的真心，也就是觉悟本体。《坛经》的修行，正是建立在这一见地之上，告诉我们：每个众生都具有菩提自性，具有成佛潜质，在生命的某个层面，和诸佛是无二无别的。

这是《坛经》传达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信息。如果不具备成佛潜质，修行也就失去意义了。就像画饼不得充饥、蒸沙不能成饭那样，如果生命内在没有相应潜质，成佛，不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吗？

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

在汉传佛教，《涅槃经》有着重要地位。其主要原因，就在于为我们确立了修行的信心，成佛的信心。禅宗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，盛极一时，与《涅槃经》奠定的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。

教下的经典告诉我们：成佛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，要积累无量福慧资粮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漫长过程。我们仰望佛陀，功德无量，智慧圆满；反观自己，愚下凡夫，罪业深重。跨越这样的差距，就像一只蚂蚁要开始环球旅行那样，足以让人气馁，让人望而却步。

而禅宗却告诉我们，佛与众生之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。其区别，不过是在迷悟之间，所谓“前念迷即是众生，后念悟即是佛”。当然，这个佛和圆满福慧资粮的佛是有距离的。但所悟到的，正是诸佛之所以为佛的根本，在某个层面，已和诸佛无别。

《坛经》所说的“烦恼即菩提”，也是从这个意义而言。因为所有烦恼的原始能量，都来自觉悟本体，是它被无明扭曲后产生的妄用。修行所做的，就是一项能量回收的工作。当我们安住于觉悟本体时，才能把转化成烦恼心理的能量回收起来。否则的话，烦恼就是实实在在的烦恼，是与菩提了不相干的。

著境还是离境

那么，烦恼怎样才能转为菩提呢？《坛经》还告诉我们：“前念著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”众生为什么会执著外境？为什么会随外境变化而变化？原因就在于，我们的心不是安住于觉悟本体。一旦安住其中，自然具备无住的功能，具备不执著的功能，即经中强调的无住为本。

而当我们处于妄心状态时，即使告诉自己“不必执著”，告诉自己“看破放下”，也是难以奏效的。因为妄心是有粘性的，只要对外境有所触动，立刻就会被黏住，被纠缠——对所爱起贪，对非爱起嗔。内在的贪嗔种子越强壮，对境界的变化越在意，由此培养的粘性就越强，潜在的伤害也就越大。可见，外境是否会成为烦恼的增上缘，关键就在于心对境界的反应，在于著境还是离境。

所谓离境，不是要逃离环境，因为那是逃不掉的。即使舍俗出家，只要内心还有执著，依然会出一家而入一家，依然会被外境所转。我们要离的，只是对外境的黏着，从而对境界保持清清明明的观照，就像镜子那样，物来影现，物去影灭。无住的心，就具有镜子般的功能，可以朗照一切而纤尘不染，片甲不留。这就是《坛经》所说的“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”。

真假的对照

禅宗修行很重视见地的建立，也正因为它的修行是建立在至高的见地之上，是直接从业体觉悟本体入手，所以才能找到一条有别于渐修的顿悟之道。

之前说过，佛和众生的区别就在于迷悟之间，在于真妄两套不同的心灵系统。真，就是众生具足的觉悟本体；妄，则是无明所制造的自我替代品。那么，真实和替代品的差别是什么？这就需要了解觉悟本体的特征。

觉悟本体的主要特征，是圆满、喜悦和安静。所谓圆满，是无须任何依赖即可独立存在。所谓喜悦，是源于生命内在的正面能量，无论境界顺逆，这种喜悦都会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，故曰“涅槃第一乐”。所谓安静，则是平息身心躁动的强大力量。一旦安住于觉悟本

体，即使抡刀上阵，纵情声色，内心依然波澜不起，澄澈寂静。所以，祖师在见道后往往要历境炼心，用来考量一下自身的修行功夫。

而对凡夫来说，不必说滚滚红尘，哪怕在无声的环境中，内心仍会动荡不安，仍会此起彼伏地现起各种情绪。因为我们无法看清真相，无法了解生命的真正需求，所以就会四处攀援，把角色、地位、财富等种种非我的因素当做是我，当做是安身立命的支撑。这种依赖一旦建立，就会发展为需求，驱使我们为之效力。

需求带来的危机

我们对世界的每一种需求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，是环境培养出来的。尤其是今天的人，需求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多，更大。一方面，我们自己在不断制造需求；另一方面，社会也在制造引发需求的诱惑。当我们被诱惑之后，需求就产生了；当我们被反复诱惑之后，需求就被强化为必需了。

因为需求增多，我们就要为满足这些不断加码的需求而奔波。所以，现代人普遍活得很累。当我们有十种需求时，要为满足十种需求而奔忙；当我们有一百种需求时，就要为满足一百种需求而奔忙。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但需求却会无止境地发展。不必多久，就会使我们在忙碌和追逐中心力交瘁，疲惫不堪。

当生活有了更多便利时，我们却比以往更累，也更脆弱。我们依赖的支撑越多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也就越多。因为在每一种需求中，都伴随着需求无法满足时带来的恐惧、不安和痛苦。今天的人，离开电脑、手机会觉得格外不便，其实，仅仅在十年前，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些烦恼，不会有求之而不得的痛苦。电脑和手机如此，世间的一切需求莫不如此。

所以说，制造需求，就是在制造潜在的恐惧、不安和痛苦，制造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。

迷妄系统的建立

当我们迷失觉悟本体之后，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系列的错误设定。究竟什么是我？其存在基础是什么？作为我的存在，其实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基础。因为没有基础，这个我就会像

藤蔓一样向外攀附，寻找依托对象。

我们最容易产生的误解，是把身体当做是我，这是我们在世间最为熟悉也最为密切的部分。此外，我们还会把相貌当做是我，把角色当做是我，把地位当做是我，把财富当做是我——问题是，这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是处于变化中的。所以，无论我们抓住多少，还是无法感到安全，感到释然，因为抓住的依然是无常。

为了维护这份岌岌可危的安全感，我们就会制造一些看似可靠的支撑。其中最主要的，就是自我的重要感、优越感和主宰欲。

首先是自我的重要感。其特点在于，凡与我有关的都特别重要，这是自我存在的关键。因为这个自我是由我们设定的，是无中生有地搭建起来的，它需要支撑，需要巩固。所以，我们就会本能地强化它的重要性，以为这样就会使自我得到保护，不被无常所击垮。

其次是自我的优越感。自我的存在，还需要通过对比来找到坐标。有了我执之后，我们就和众生、和世界分离了。为了在这样的对垒中站稳脚跟，使自我不至因为孤立而倒塌，我们会通过不断贬低别人来突显自身的优越，来确认自我的存在。

第三是自我的主宰欲。这是通过对他人的占有和主宰来扩张我的领域，就像打仗需要盟军支持一样，在自我发动的这场战争中，它也需要援助，需要有更多追随身后的附属，以此增强自信。所有这些，都是我执惯用的把戏，是它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。

一场奇怪的游戏

我们现在的人格，一刻不停地玩着这些花样。但在玩的过程中，是不是就安全了呢？是不是就能消除迷失本觉带来的不安呢？

我们知道，电脑需要不断地更新系统补丁，来弥补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。其实，迷妄的生命系统一旦运行起来，会比电脑更频繁地出现漏洞。所以，只要生命系统还在运行，问题就会层出不穷。

因为在自我进行表演的同时，现实正在不断地戳穿这些把戏，不断展示无常的真相。我们希望身体永恒，但任何色身都会日渐衰老，都会奔向死亡，这是我们无法回避，无法视而不见的真相。

而从修行角度来说，这正是自我松绑的良机。我们所要做的，不是去阻止这种变化，不是去抵抗无常侵袭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只须正视这一切。我们执著什么，就会被什么套住。而它发生变化时，自我就因失去依托基础而悬空了，脆弱了。如果用力准确，我们就能一击而中，瓦解自我。

但我们往往不懂得这一点，当这个东西抓不住时，就本能地去抓另一个作为替补，用来掩饰真相，用来安慰这个受到挫折和惊吓的自我。殊不知，我们能够抓住的，都不过是自我的替代品。我们放弃很多认识自己的机会，却把今生乃至生生世世的时间都用来加固一个破绽百出的假我，这是场多么奇怪的游戏啊！

情到深处人孤独

虽然我们刻意地回避真相，但在内心深处，其实知道这些是无法永恒的，是怎么抓也抓不住的。

我们看到很多人死亡，看到很多公司破产，看到很多官员下马，看到曾经年轻的人日渐衰老，看到曾经健康的人卧病不起，即使这些尚未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但由此而来的危机感，总会或多或少地对我们产生冲击，使内心蒙上阴影。

我们已经习惯依托外在世界来生存，习惯于家庭、亲人的陪伴，当这些外境不复存在，或者，当我们与这些外境产生疏离感时，孤独就扑面而来了。它像一个看不见的手，时而在夜深人静时行动，时而在人声鼎沸处潜入。你曾被它击中过吗？曾被它折磨过吗？

有句话叫做“情到深处人孤独”。一切的爱恋，一切的目标，只有在我们埋头追求时，才显得格外真切。一旦停下脚步，却会发现，曾经那么确定的目标，终究是场梦幻；曾经那么坚实的倚靠，不过是个泡沫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会觉得，一切生命其实都有着原始的、难以排遣的孤独。

这种孤独感的根源，也在于我们找不到自己，不知道生命的本来面目。在我们的错觉中，我就是我，众生就是众生，世界就是世界。当这一切分离时，我们会感到，自己永远是在四顾茫然中踽踽独行。不管家人对你多好，不管事业做得多大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还是独自一人，两手空空。

所以，生命始终伴随着恐惧感、失落感和匮乏感，担心我们抓住的东西会失去，更担心自我会因此受挫——当所有这些渐行渐远，哪里又是“我”的安身立命之处呢？

无我，无了什么

我们现有的人格是属于妄心系统，是由无明构建的一套替代品。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自我存在的方式，一是认识世界的模式，两者都是基于对自我的错觉而形成。

修行，就是要瓦解现有的扭曲人格，使觉悟本体得以开显，其方法有顿渐之分。禅宗的顿悟法门，是直接建立于觉悟本体之上。而教下的渐修法门，则是从现有的妄心入手，从了知苦空无常来瓦解执著，证得无我。

许多人会对佛法所说的无我感到迷惑：如果这个不是我，如果这里没有我，那么我究竟是谁？我又该怎么生活工作，怎么存在于世？这也正是世人对佛教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：如果连我都要无掉，那不是消极是什么？

其实，佛教所说的无我，不是说否定你的存在，更不是意味着这个色身的消解。而是要说明：我们现在所认定的、代表我的东西，并不是真正的我，只是我们的次人格，是对自己的最大误解。所以，需要去除的只是对自己的错误设定和执著，以及种种本不属于“我”的标签。

不觉的伤害

祖师云：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”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，一切似乎都很热闹。但这种热闹不过是一场梦幻，一场闹剧。所谓的我，以及我所抓住的种种，乃至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，无非是妄想制造的种种花样。从本质上说，根本就不存在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它是梦幻，不如及时行乐，不如为所欲为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在现有的生命状态下，那些由错误设定产生的烦恼心行，乃至由此形成的病态人格，不仅会给我们带来伤害，而且是持久的伤害。

我们陷身于贪嗔之心带来的痛苦时，说再多的空，似乎都放不下，都解决不了什么问

题。也有人因此产生怀疑：痛苦明明这么真实，哪里空得掉啊！这是因为，我们是在不觉而非觉的状态，即使我们知道空，知道放下，但实际上是根本用不起来的，所以依然会痛，依然会苦，依然会被烦恼折磨。

所有烦恼的原始能量都来自觉悟本体，是它被无明扭曲后产生的妄用。修行所做的，就是一项能量回收的工作。“烦恼即菩提”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。否则的话，烦恼就是实实在在的烦恼，是与菩提了不相干的。

修学的常道

在教下修行中，最基本的套路，是从妄心着手，依戒定慧渐次而修。

戒所做的，是按佛陀制订的行为规范来调整，通过对行为的纠正，来阻止各种不良心理串习的延续。因为心和行是密切相关的，行为的清净如法，有助于心的清净。定所做的，则是置心一处，令妄念逐渐降伏，不再纷纷扰扰，动荡不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虽然身处安定的环境，甚至有了戒的保护，但内心还是“沿流不止问如何”，这就要用定来做一番简化功夫。就像水，本身虽有照物功能，但它必须是清澈而非浑浊的，必须是静止而非奔涌的。定的作用，就是帮助我们将水中的污浊沉淀下去，使之平静而澄澈。但定只能使烦恼不起现行，真正能够断除烦恼的，还是般若智慧的力量。所以，在得定之后还要发慧，需要在定的基础上，再来修观。通过般若正观，启动内在的觉悟力量。

教下所说的般若，包括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。文字般若即诸佛及弟子所说的一切教法，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正见，认识到现有人格及由此开展的世界具有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特点。当我们从这些角度观察世界时，原有执著就会逐渐弱化。观照不是让我们去选择什么，排斥什么，而是如实地认识它，接纳它，同时又不粘著其上。

心本来就具备观照功能，即使在意识层面，也蕴涵着这种观照力，它是属于慧心所的作用。佛法所说的观照般若，则是要我们保持觉察，对起心动念和外在变化都了了分明。在观照过程中，开启实相般若，令妄心逐渐平息。

具足万法的自性

禅宗的修行，则是直接建立于觉悟本体之上。和教下的修行相比，更为直接，更为简明。

如皈依三宝，教下主要是强调住持三宝，侧重外在的引导，而禅宗则强调自性三宝。所谓自性三宝，即与佛法僧对应的觉、正、净。觉，是觉悟本体；正，是通向解脱的道路；净，是觉悟本体所具有的特点。那么，又该如何皈依自性三宝呢？《坛经》告诉我们：“自心归依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名两足尊；自心归依正，念念无邪见，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贡高，贪爱执著，名离欲尊；自心归依净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著，名众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归依。”

再如《坛经》对法报化三身的诠释，也有别于教下经典。经云：“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”清净法身是什么？是觉悟本体所代表的空性力量；圆满报身是什么？是无欠无余的觉悟本体；千百亿化身是什么？是觉悟本体的无量妙用。所以说，法报化三身同样没有离开我们的觉悟本体。

至于戒定慧的修行，依然是建立在觉悟本之体上。经云：“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。”因为觉悟本体就具备无非、无乱、无痴的特点，倘能安住于此，还有什么不是道用，不是修行的呢？关于这一原理，六祖在《坛经》中还有很多开示，如“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”，“菩提只向心觅，何劳向外求玄，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”，等等。可见，无论持戒、修定，都离不开心的作用。

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

《坛经》中，将禅宗修行归纳为“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”三大要领。

所谓无念，是说觉悟本体不以念头的方式出现，其作用为遍知。这也是佛陀十大名号之一，即了知一切，映现一切。但这个无念的体和念头又是不相妨碍的。在修行之初，固然要平息念头。一旦体认无念之体后，不妨起心动念。此时，就可以念而无念，可以分别一切而无所执著，所谓“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”。

所谓无相，是说觉悟本体不以任何相的方式出现。和无念同样，这种无相和有相也不是对立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由相的当下去体认无相，因为它是超越一切相，而又显现一切相的。

所谓无住，是说觉悟本体具有无住的功用，就像镜子一样，没有什么物体可以粘著其上。它只是如实地显现一切，不会对外境有美丑好恶的分别，也不会有贪恋或嗔恨的情绪，更不会选择或排斥什么，它接纳一切，却从不留恋什么。

禅宗的“平常心是道”，说的也是这个原理。所谓平常，并不是常人现前的心。因为凡夫心是充满是非、曲直、人我的，相对佛法所说的平常，是极不平常的。真正的平常，是来自觉悟本体的作用。

这种平常，也体现在《坛经》特殊的用心方法中。经云：“此门坐禅，元不著心，亦不著净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著心，心元是妄，知心如幻故，无所著也。若言著净，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，盖覆真如。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。起心著净，却生净妄。”如果我们执著这个心，执著这个净，本身都是妄心的作用，是与修道相违的。所以，在体认过程中不可带有取舍和选择，只须如实观照即可。因为觉悟本体已具有一切功用——这正是禅宗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前提，是它所以称为修行捷径的前提。

【济群法师主页】 <http://www.jiqun.com>

【济群法师博客】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jqun>

【济群法师微博】 <http://t.sina.com.cn/jiqun>

【西园论坛】 <http://bbs.jcedu.org>

【戒幢佛学教育网】 <http://www.jcedu.org>

【西园寺法宝结缘处】 <http://book.jcedu.org>